

與普賢老師的因緣

裴普賢老師諱溥言，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是臺灣大學中文系創系以來，最為元老的幾位老師之一，在本系開設過《詩經》、《戰國策》等課程。我在民國七十一年(1982)進入臺大中文系唸書，原本就對經學有興趣，有意將《五經》課程全部修習。我的運氣很好，當時上經學課都遇到好老師，各有特色和所長。我和內子呂敏慧一起修習普賢老師開授「詩經」課程是在大三，課本就是老師撰著的《詩經評注讀本》，主要參考書是老師和師丈糜文開教授合著的《詩經欣賞與研究》。老師給學生的感覺，就是所謂「媽媽型」老師，和藹慈祥，待人親切，上課給人如沐春風之感，記得上到《詩經·桃夭》，老師將詩唱了給學生聽，歌聲輕柔，感情洋溢，至今還縈繞在我的腦海。老師的課程範圍，以「國風」、「小雅」詩歌為主，「大雅」和「頌」的史詩講得較少。這可能是為了引起年輕人興趣的緣故。老師常說，文學追求的境界，不外就是真、善、美三字。從這個角度回憶當年老師講解國風、小雅的歌謠，情感、辭藻等各方面，還真的是處處交織著真、善和美的境界。

老師講解詩歌有其獨特的取向。歷代學者對《詩經》一書有不同的理解，《詩序》強調的是本於政治倫理教化觀念的美刺之說，加以《論語》孔子「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之語、《左傳》行人之官對《詩》的運用以及《禮記》關於詩教諸說的印證，遂成為上古學者對《詩經》的主要認知。漢代經師傳授雖有魯《詩》、齊《詩》、韓《詩》的今文和毛亨作《傳》的古文之異，但大方向並不相違。至南宋朱熹撰《詩集傳》，讀者如果逐首細讀，不難發現《詩序》教化美刺之說仍佔據該書的解釋體系。然而，朱子在〈序〉中強調「國風」歌謠是「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卻成為後世學者視《詩經》為民謠情歌的張本，為《詩經》學打開了一扇明亮的窗戶。明末清初以降，經學興盛，自姚際恆接續宋代以來「疑經」的風氣，撰《詩經通論》。自此教化美刺的政治意涵轉淡，學者著意從人類普遍的情感去發明《詩經》之義，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獲得更廣泛的抒發，《詩經》作為民間歌謠的面貌愈益鮮明。普賢師的《評注讀本》常引姚際恆、牛運震及稍晚的方玉潤等清代學者之說，從文學與審美的角度闡發《詩經》之義，與近世《詩經》學的發展是一致的。這也是學術思想愈往近代推移，愈遠離傳統政治教化之義而重視庶民感情世界的自然發展。我年輕時常讀民國初年以來新文學運動的眾多著作，包括像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常集中討論平民文學一類的書，對於民初以來特別重視白話文運動及其背後平民意識高漲的價值趨向，深有所感，對於普賢師此一取向，絲毫不感意外。但值得一提的是，普賢師經學造詣甚深，研治《左傳》、《國語》等經史典籍，因此對《詩經》的美刺教化之說，以及其與周王朝歷史盛衰相表裡的古史史實瞭如指掌。只不過老師深知將《詩經》的價值植入大學本科生腦海的重要性，因此較少勾稽古史，轉而發明《詩經》文學美學元素，以引起正值青春歲月的年輕人的共鳴。

民國七十五年(1986)我考取臺大中文系碩士班，並獲本系老師通過聘任為專任助教。有一次我在圖書館遇到老師，本以為自己只是《詩經》課室裡面 60 多位學生中的一員，因此老師不會認得我。不意老師主動走上來向我道賀。當時內心感到既榮幸又高興。當年的端午節，老師特地約了張清徽（諱「敬」）老師和剛卸任助教之職的張寶三兄一起到溫州街她的宿舍吃午飯，分享粽子，過了一個溫馨的節日。以後在擔任助教期間，或公或私，我常有機會拜訪老師，對於老師對待公事私事的種種原則，略知一二。我也曾承老師的囑託，去辦理一件事，但過程中失了禮數，竟沒有被老師責罵，換來的反而是包容與愛護，讓我惶愧之餘，也學到了愛的教育的重要性。老師退休後，某年的夏天，決定遷出溫州街的宿舍，記得當時老師特別請我協助她將鑰匙交還保管組。我去宿舍協助老師清理雜物，老師分享她當年剛剛進入臺大中文系，追隨臺伯蘭（諱「靜農」）老師擔任助教的歲月點滴，以及早年居臺生活的艱困。本文後附的照片，就是當時老師借給我掃描留存的照片。可惜除了前排左側的普賢師外，我只認得站在後排中央的臺老師和臺師左側的廖蔚卿老師，其餘的都不認得了。

2001 年 8 月 8 至 11 日，臺大中文系幾位老師包括齊益壽、李偉泰、潘美月等以及普賢師和我，受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中心的邀請，參加「紀念魏建功先生誕辰一百周年暨《魏建功文集》出版學術討論會」。那是一次愉快的訪問。老師的興致很高，而且體力驚人，返程時一行人抵達機場到登機途中，老師一直健步如飛，一馬當先，走在大伙兒的前面。但老師似乎並未察覺，往後我好幾次和老師談起此事，她都覺得特別有趣。2000 年以後，每次普賢師返回臺北，約相熟的幾位學生聚餐，我都獲老師邀約出席。最後一次與老師相聚，大約是在 2006 年，那一次老師住在臺大尊賢館，晚飯後我陪同老師返回旅館，在老師房間內促膝談天。翌日我送老師到桃園機場，辦好登機手續後，目送工作人員推著老師進入管制區，老師遙遙微笑向我揮手道別。此一溫馨情景，將永銘我心。

昨日我休假返臺，剛住進臺大尊賢館，就接到臺灣大學中文系轉寄岱麗師姐的來信，告知老師近日在家中跌倒後就醫驗查的結果，知悉老師將接受安寧治療，步入人生最後的一小段路。我的內心百感交集。鑑於岱麗師姐在信中邀請老師門生故舊寫一些關於老師的文字，我忝列門牆，雖然手邊無書，不能具體地介紹老師的學術成就，卻很願意將我所留存的片段記憶，隨手寫下來，雖不成文章，但人生剪影，片刻彌足珍貴。謹和老師以及岱麗師姐分享，並遙遙祝禱，願老師吉人天相！如意吉祥！

臺灣大學中文系退休教授鄭吉雄 2017 年 2 月 10 日書於臺北尊賢館